

刘齐作品集  
◎ 八卷

# 刘齐

日记插图卷

## 足球与漫画

刘 齐 / 著



ZUQIU YU  
MANHUA

刘齐作品集 ◎ 八卷

日记插图卷

# 足球与漫画

刘 齐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足球与漫画/刘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刘齐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96-5277-1

I. ①足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日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相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③漫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17.2 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666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 刘冬梅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---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875 字数:250千字

版次: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3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总序：语言之神

刘齐

朱寒冬社长来短信，嘱我写一篇总序，“统领全系列”。“全系列”指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刘齐作品集”（八卷），计有小说卷《赤裸相见》、散文卷《回国须知》和《一人两世界》、杂文卷《愚蠢指数》、理论评论卷《吊诡的飞盘》、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、日记插图卷《足球与漫画》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。这八卷书体例杂，内容杂，“年龄”（写作日期）杂，好像一群杂牌军，如何统领它们？

想着想着门外一阵轰鸣，一辆拉钢材的卡车开进来。这是小兴安岭山民老王的院子。我跟老王是朋友，从北京来他家小住。他要盖彩钢房，扩大木耳和菌袋的生产能力。卸车声、吆喝声、炒菜声响成一片。餐桌上多添了几双筷子，附近林场来帮忙的工人留下吃饭。干了几杯小烧，气氛亲热起来。

我也当过工人，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工厂开始的。那时多么年轻，多么听话，领导让写什么写什么。批判稿写了不少，歌颂稿写得更多，歌颂领袖，歌颂工人，大干苦干，向各种节

日献礼。语言贫乏，又不甘贫乏，就乱用词，写过“党的生日彩礼献”的顺口溜，明晃晃地登在厂报上。幸而无人追究：党过生日，又不是结婚，收哪门子的“彩礼”？

我这是不懂装懂。如果懂，即使发高烧也不敢这么说。担忧，内在的恐惧，让我对文字充满敬畏，一少半敬，一多半畏。写稿子，写信，写日记，就算写个便条，内心都绷紧，提醒自己，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，都不能给挑出毛病。文网森严，社会冷峻，以暴力为语言，以语言为暴力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哪个写作人敢不加一百个小心？我编了几年厂报，所遇禁忌甚多。别的不说，单是一个词句排列，就让人拘谨得不行。校对报样时，我特别注意查看“毛主席”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些字词，千万别在转行时断开，断开就是“不敬”，属于“政治问题”。如果不凑巧断开了，赶紧在前面删去几个字或标点，串出位置，把断在下一行的字词请上来。偏偏那时这些词的出现率超高，排版时前后分家的几率因此也高，无意中倒把删削冗字废话、次要语句的能力提高不少，算是一种偏得，一种奇特的收获。仿佛高举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子的衙役，既练板脸功夫，又练胳膊肌肉。

避免犯错误的有效途径是随大流，人云亦云。在这方面，空话和套话能帮大忙。这些话何以在中国漫天飞舞，经久不衰？力求安全，安全生产，安全第一，不能不是一个特别

重要的原因。与此相伴的,还有惰性、奴性、专制性、反智性、疯癫性,还有假话、大话、诽谤话、谄媚话、效忠话等等。这些因素混在一起,横崩乱卷,胡搅蛮缠,日蚀月腐,有加无已,致使汉语言文字空前受虐、变形,变得凶恶、粗鄙、虚伪、浮夸、矫情、僵硬、无趣、粉饰现实、回避苦难,几乎把汉语诞生以来所有的丑陋都集了大成,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话语学说体系。成亿成亿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想事、说话、生活,其情其状,唉,不说也罢。

我身在其中,一步步走到今天,做过的蠢事、写过的蠢文,多有所在。对此,我深感惭愧。这一套作品集的杂文卷和散文卷中,收有一些反省文字,作为我的教训,备案。理论评论卷中有几篇早期文字,深深浅浅,印有多年积弊留下的痕迹,也收进来,跟别的文章作对比。

这套作品集中,绝大部分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,陆续写出来的。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,是努力从以往那个丑陋的话语学说体系挣脱出来的过程。如果拿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,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挣脱”?作品集交稿了,“挣脱”没有停止,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
当年写稿子,并不总是随波逐流,盲目应付。身上喜新厌旧的人类天性、年轻人争取上进的动力,尤其是周围复杂多样的生活,驱使我很想丰富语言,写出好文章。我揣一个

小本儿，谁说的话新鲜，掏笔就记，有时记得对方直翻白眼——特务啊你是？后来改了，先默记，再追记，记的多是词句，“零部件”，“砖瓦”，主要是工人的“砖瓦”。上级号召学习工农兵，我当过知青，“农”有了一点儿，“兵”参加不了，那就就近，往“工”上使劲，往底层人群的口语上用力。书本的、知识人的、干部的、古典的、外国的，也记，但是不多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在我日后写作的习惯和局限中，都能看到踪影。

“砖瓦”虽小，仍有个性，需要尊重。但光有砖瓦盖不成楼房，盖成了也容易千楼一面。怎样摆脱被污染、被轻慢、被固化了的语言环境，盖一座“好楼”，写一篇妙文？还得朴实自然，还得清新活泼，与众不同，这一直是难题，困扰我到今天。就说餐桌上这几位林区年轻人，如何把他们写活？虎背熊腰，粗犷质朴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？这些说法都挺好，可是农民也能这样写，土匪——“好土匪”也能这样写。“虎背”啊“熊腰”啊，比喻了千百年，“熊腰”跟熊上身一般粗，用现代讲体型的小伙儿身上合适不合适？再说弟兄们并没用大碗喝酒，用的是一次性纸杯。也不怎么吃肉，一筷子一筷子夹的是菜，爆炒的自种菜，水焯的山野菜。

文章是文章，对象是对象，文章写出来的对象，怎么总感觉不是那个对象？文章美滋滋地、煞有介事地躺在电脑里，对象则自得其乐，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。

语言有丑陋体系，也有美好体系。

丑陋体系最嚣张的时候，也灭不掉美好体系。

从丑陋体系挣脱的过程，也是进入美好体系的过程，是个体语言不断重塑、更新、自觉的过程。如果多加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，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重塑”？

挣脱已经很难，重塑尤其不易，需要做的事更多。

编书稿时发现，八卷书几百万字，很少使用惊叹号，成文时间越晚，用得越少。到后来，许多文章干脆把惊叹号给“戒”了。当年写豪言壮语，声讨批判，三句一“惊”，五句一“叹”，以为是黄钟大吕，铿锵有力，其实是干打雷，放空炮。此毛病改了很久，“重塑”很久，终于悟出，加重语气和分量，主要靠文字内力。后来一见惊叹号就烦，见媒体有某某长官“强调指出”字样也烦。你咋个“强调”？官大就是“强调”？冲着麦克风喊就是“强调”？秘书给你多写几个惊叹号就是“强调”？矫枉过正，兴许“正”到另一边。鄙视毒星，可能捎上了墨镜和长头发。惊叹号，委屈你了。

“重塑”的过程，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种语言界限的过程，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、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、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界限、本土汉语和洋式汉语的界限、汉语和外语譬如英语缩略语的界限、网上用语和网下用语的界限、风格界限、主义界限、题材界限、体裁界限等等。



中国有一个严厉的说法：“划清界限”，折磨国人多年。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、一对夫妻、一班同学、一群朋友、一村父老，硬是让大家选边站队，分出敌我。社会稍有松动，大量藕断丝连、暗通款曲的事例纷纷冒了出来，控诉和嘲讽先前的残酷和荒唐。“划清”，哪里那么容易？你想“划清”就划得清吗？

人与人之间如此，文与文之间也如此。稿纸无字，屏幕空白，应该怎么顺手怎么写，想跟谁“勾结”就跟谁“勾结”。不管进入哪个“地盘”，都拿自己不当外人，最大限度拓展语言的可能性、适配性。语言和文学是活的，它们的各种界限也是活的。又不是偷越国境，领土谈判，犯不上那么严格。只要文章需要，各种界限该打破就打破，该融合就融合，把原来齐刷刷的“一条线”，给它变虚变模糊，变成红霞和蓝天之间那种亦紫亦橙亦黄亦粉的奇光异彩。如果还嫌不够，干脆就把界限变没了，变得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，你我他合为一体，新的一体。

话是这么说，做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，许多文章写得别别扭扭，远远达不到满意程度。

有时我爱想，那些古人，那些不理会清规戒律的高人奇人，那些诚恳生活的朴素民众，他们说话写字，该是一种什么样子？文学理论是用来考试填空当绳子捆绑人的？早期规

矩稀少时代人们写作是不是更自由？不用深奥术语、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话讲清楚？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写理论，用小说手段写杂文，用文件腔调写小说，用幽默精神写社评，用段子笔法写新闻，用小人物心情写大事件，用拆散重组的路子译外文，用随笔眼光写不让随便写的东西，用不好分类之法写不好分类之状，用四不像之笔写四不像之态？

打破与融合的过程，也是语言不断自由的过程。这种自由并非孤独的、吝啬的、赤条条的自由。语言从不空手，它总要“随身携带”一些东西。

语言不仅是技巧、形式、工具，语言也是目的，是存在，是人。学习语言，也是学习做人。尊重语言，也是尊重人性。使用语言，也是使用生命。写东西这些年，我常常感到语言的神力，得它恩惠，受它惩罚，被它磨炼，让它引领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明白一阵糊涂一阵，从有限走向无限。

中国有财神、门神、灶神、药神、送子神（观音），却没有语言神。文曲星似乎跟语言贴边儿，但好像比较功利、世故，更贴近学而优则仕之类。现在连赌神、车神都有了，为什么没有语言神？

在我心目中，若有语言神，此神应是把古今无数语言天才化作一身的神，有庄子司马迁的神髓，李杜的韵致，猴哥凤姐的鲜活，民间高手的风骨，新技术新媒体好汉的智慧，苍生

百姓的淳朴、善良、健硕、永恒，而且跨国跨洋，有海外关系，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语言俊杰的光辉。

这个神讨厌谎话狂言、谰词秽语、道貌岸然、装腔作势，谁“装”收拾谁，说谎的穿帮，拍马屁的挨踢，骂人的脏了自己。

跟这个神不用烧香磕头、开会讨论、“强调指出”，只要像对亲人那样密切，像对大自然那样热爱，这个语言之神就会报以真诚，让你尝到层出不穷的快乐。

这个神不住别的地方，就住在人们的心中。

读图时代，语言并不慌，乐得让图分担一些任务。图也是一种语言。这套作品集每一卷都有图。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的插图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的图片，是美国艺术家和中国各界人士提供的，衷心感谢。其余六卷中的漫画插图是我画的。画得好说不上，胆子大，不怕人笑话倒是真的。

衷心感谢各卷序言和代序言的撰写者，他们是——

小说卷的何立伟先生、商薇薇女士；

散文卷之一的李下先生、霍长和先生；

散文卷之二的单正平先生；

杂文卷的周泽雄先生；

理论评论卷的陈山先生；

译著卷、剧本点评卷的黑人阿明先生；

日记插图卷的林黑先生。

衷心感谢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、编辑、校对和发行工作者。

衷心感谢多年来在生活和写作上关心我的师长和亲友。

衷心感谢读者，从前、现在、今后，各个时间段的读者。有了你们的阅读，我的文字是多么的高兴。

衷心感谢山民老王和那几位林场弟兄。他们让我体验到山里人简洁爽直的语言魅力。但我不确定，将来这套书出来，他们爱看哪一本，或者哪一本都不爱看。

2014年8月13日草于黑龙江丹清河

8月29日改于沈阳

## 序：刘齐是个老狐狸

林 黑

人世难逢开口笑。搁以前苍茫愁苦世纪，笑来得不易，包顿饺子就过年。如今百舸争流了，却有高下之分。好像平地一声雷，像股市憋足了能量井喷，刘齐的书呼啦啦地出，以前散见报刊的吉光片羽，如今以集团军的模样涌现，纷纷飘落的音符，组成辉煌的歌剧。比如这本包含《球迷日记》和《历史如面团》漫画插图的集子，他不知施了什么魔法，一节节精短的文字秤砣压千斤，不禁叫人鸳梦重温，酸甜苦辣齐涌心头。

他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历次“造山运动”那么激烈彻底，该册封的册封了，该暴露的暴露了，偏偏刘齐给人拔地而起的感覺。以前就感觉“旅美学者”的帽子不足以笼盖他。每次他如实报告他的行踪所遇所感，没半点的虚伪做作，他悄悄用朴素的外衣打马虎眼，百姓乐，游子心，哥们儿情，英雄江湖老的沧桑感都淋漓在文字中；自绘的拙朴插图涌动着优雅和甜蜜，我注六经百身莫赎参谋长放个屁都是香的；瞅冷子匕首、投枪、政经、文评、绕脖子反讽；白描当代祥子与龙须沟居民；他又当逗哏又当捧哏，竟惟肖模仿出毛泽东对足球的批示，想象力如千丈新松、四厢花影……不妨说他是娴熟化装假面舞会，如同李向阳变身鬼子兵进城，还扮了最普通的顶着屁股帘儿的下等兵。他形容球迷见国脚是，“我军大部队开过来

了,地方上的土八路很兴奋,围前围后的,总想摸一摸他们的小钢炮,又怕爪子有汗摸出水印招人烦,不料部队同志却大度地说:摸吧,不要紧,不是啥高级玩意儿,人家外国都配洲际导弹了”。他涉笔成趣,筐中简直什么都能装。大智若愚,以柔克刚,故意放低自己的姿态,用乡巴佬侃世界的口气说话,眼看就要黔驴技穷了,谁知三翻四抖别开一片生天。他一味神乎其技,像筷子抓苍蝇似的抓笑料,却抓出富矿和深海。

口语!他的奇妙世界由特制的口语建造,其秘密怎么也抖不尽。从最肤浅和朴素的地方楔入,从民间泉涌,没架子,有穿透力,土得掉渣,风骚溶骨,摧枯拉朽,清热解毒,马其顿防线也挡不住。是否可以这样说:刘作家是老舍的嫡传弟子转世灵童?他的口语背后,是继承文学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中文好儿郎,打心眼里对艺术的挚爱与足迹赫然的践行,没受过污染的透明童心舒展翱翔。他揣着沧桑说清澈,编织混凝土森林中的童话。

他的文字,属于特别有嚼头的那种,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,藏煤堆里都会被认出,只能用炉火纯青形容。砒霜和盐卤都是微量而起大用,螫精用流水线生产谁都别指望能补身。农民般的朴实和狡诈,好好先生般的厚道和老到,没被污染过的语言,唱着笑着一浪一浪抵达人的心坎。他有一篇散文《迪厅》,虽未收入本卷,却跟本卷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,其中一句尤令我印象深刻,不妨拿到这里与读者共享:

猿人发泄,仰天长啸;奴隶发泄,乱抖脚镣;侠客发泄,大

漠狂跑；骚客发泄，摔琴焚稿；妃子发泄，碎玉裂帛；樵夫发泄，抡圆了柴刀。

这一段的妙处在于，同是形容，前面五种人的发泄均为文绉绉四字句，最后一句却跌宕出“了”字，于规律中见破格，于对仗后见奇警，好比相声垫足了包袱一抖。不艳那么多，只俏一点点。天当房宇地当床，一个微不足道的“了”字，立起来以后，阿斗登皇位，草鸡变凤凰。又暗示出作者对“樵夫”的亲近和偏好。也是做足了口语功夫，反衬对比中，五字口语放倒了前面的千军万马。看他的文字，我总想起化骨绵掌，没法不叫人入迷到抓耳挠腮。普通干净的文字，藏着精灵似的征服力。

与刘齐的文字遭遇，是我十几年里最高兴的事。那时就追求“清冽的毒辣”，却也知压斤两靠实力。那时候，嗅到了刘氏一种坦然的自耕农自梳女的安详，特别是不热衷于红尘的逍遥，不禁引为榜样。每回细咂刘齐味道，总那么舒坦、沉醉，那么令人开怀、开眼界。佩服他从未做“配合状”的天马行空。浮沉挣扎的老板和雇员，“商囚”和“码农”，他们需要阳光和诗意的滋润。不知刘齐的食客和拥趸在世界什么角落，单说我自己的不少责编和约稿人，提到他没有不赞的。有人认为，讽刺与幽默是小道，大排水量的人不屑一顾。隐约感受到，刘齐一直未被大规模研讨。好在他自己并不在乎。

新社会的氛围在本书中“扑面而来”。刘齐属于橄榄型中产阶级的出水蛟龙，也属于工会、农会、“海龟”会。滔滔速朽文字中，被

人留意的将只能是刘齐这样的“老狐狸”，正如一百名安分守己的贤妇不如一个妖姬。

刘齐对往日场景和细节逼真的复现性，高质量的欢笑包袱，早叫大家惊为天人。我特别注意刘齐言近旨远、隔山打牛的高招儿。每次他都仅仅讲足球、讲个人经历么？眼见传统文化、道德亲情随了高僧庙宇，被拆毁掩埋，刘齐却有意无意唤醒我们心中的庄严感、崇高感，仿佛电击，仿佛午夜梦回。

刘齐对读者的谦卑和知己感，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，那种把读者当成自己好友的浓浓爱意，从他笔下各种体裁和话题中，你都能切实地感受到。

跟读者交心，是最顶级的与人为善。

诚意是硬通货。

刘齐的神奇可到他的生涯中去找，古人所谓行万里路在今世仍然重要。我屡屡想学鲁智深隔着菜园子忘情地为林冲叫好，更想学老辈艺人从刘齐大树上偷偷“捋叶子”。走不出年轮走不出皮肤，我却骄傲地跟他说：您我这些 50 后还可以跟少爷羔子嚣张辣妹争锋十年，合唱“纵贯线”。

我不愿相信，刘齐的《球迷日记》就是谈足球。他由 1964 年写来的球迷起居录，履痕处处，青苔斑斑，早已超越了一般的球类天地。“人类特别好扎堆儿，愿意聚在一起爱与恨，于是政治家应运而生，把自己献出来，让万众去骂，去崇拜，集体情感遂得以凝聚和宣泄。”“呼吸不受大脑指挥了，手脚不受大脑支配了，各种器官各种零碎儿都脱离控制了，起义了！”



当然，足球依然是兴奋点，依然是借题发挥的由头。他以幽默圣手写足球闲事，坦白从宽，坦荡做人，要命的是几十年的纠缠，还要津津有味地继续纠缠下去，这就融入了生命底色、灵魂气味。“我不熟悉克罗地亚球员，只知道他们不太爱犯规，总是笑呵呵的，而且心特齐，连名字都起得比较押韵，是一伙叫‘奇’或‘齐’的人。从主教练布拉泽维齐算起，计有拉迪齐、西米齐、比利齐、萨里齐……干脆，苏克也叫苏克维齐得了。我叫刘齐，我们都是一伙的。我上不了场，但我也笑呵呵的，在心里给你们使劲。”他牛眼看天下，弄出独特的温馨与生动。“两个老爷们儿，没有女人孩子在身边，只有球，只有酒，言词就粗了起来，粗也粗不到哪儿去，好歹受过教育，又都是写字儿的职业。但也不能太文，中国进了球，咱说牛的生殖器不妥，说美哉少年也太装。”“我若跟他一个工地，我们俩准是好朋友，我去打饭时把他那份顺便捎回来。大师傅说你给谁打，我说给卡洛斯，大师傅说，那好，多给你一勺。”都说冰糖葫芦甜，甜的里面它透着酸；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——他能追赶安徒生的诗意，又有英国绅士般的温柔敦厚，小圈子大圈子没圈子的人都欢迎。

《球迷日记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贯穿至二十一世纪，既有学院派的严谨，又有草根的纯朴，上写官场豪华，下述贩夫走卒的辛苦，写手则是一条化装成美女的蛇，是一个打着白旗反白旗的严肃作家。他把欢乐的元素广布人世，也把不圆满、烦恼、闲愁、牢骚、怨恨一推六二五。量化分析，刘齐的书里，至少每一页零半篇，必有一个包袱，叫人笑，联想，赞叹，却不恶俗胳膊人。